

謙卑的心 · 誠實的筆

——讀陳永興著「醫生的話」

■ 吳錦發

「醫生的話」一書，是陳永興醫師以一顆謙卑的心，一隻誠實的筆寫出來的。據作者自稱做爲一名醫生本不是他的初衷，在他成爲一名醫生之前，他原想當一名作家，爲苦難的時代呼喚或者成爲正義偉大的律師爲不平的人們爭取平等，但是爲了某一些因素他終於還是走上了醫生這條道路，而且一直很誠懇地走了下來，現在任職於市立療養院，是一名聲名卓著的精神科醫生。

或許成爲一名爲苦難的時代呼喚的作家這層心願，一直在他的心中縈繞的關係，陳君經常抽空寫一些文章發表於各報章雜誌，現在更進而把它輯成了一本書，定名「醫生的話」。關於這本書的內容，作者在自序中提到，是忠實地記錄他作爲一個學醫者的所見所聞所思；作品主要分成三個時期。

第一個時期描寫他求學的時代，「作爲一個醫學生，尤其是進入臨床實習前後面對了生命的本質，接受了生老病死的洗禮，看盡了人生悲歡離合，從人性和人道的立場所作學醫者的反省和自我要求。」

對於這個時期的作品，作者自稱有「滿腔理想和抱負，熱情澎湃熱血沸騰」「除了醫學本行之外，對於社會國家的問題大有奉獻犧牲，捨我其誰的氣慨。」

但是這些作品「現在大部份自己看了不免汗流夾背，耳根發熱，慚愧不已，深深覺得不成熟，可以說是年輕的醫學生充滿了浪漫的激情和純真的理想。」

所以到了第二個時期作者畢業入伍，情感思想漸趨冷靜，「開始在臺灣時報的醫藥版寫『醫生的話』這個專欄」主要的內容在於「把自己接觸過的病患民衆所引起的觀念啓示整理出來，同時對於整個臺灣醫學界的問題和醫療改革也作了一番剖析。」

第三個時期敘述他退伍後進入社會，「選擇了精神科醫師作為奉獻的工作，從每天接觸到許多不幸的病人身上，我內心不斷的受到衝擊，人間社會的辛酸血淚一幕又一幕的在我的工作中呈現，我愈來愈覺得有無數的問題等著解決，而自己的能力竟很有限。」

我默默地觀察分析，努力地學習和思考，從工作的領域延伸到社會上不為人重視的角落；許多被忽略的社會問題與被遺忘的同胞病患成為我關心的焦點。我體會到只有從整體的社會福利和醫療保險的路途來努力，才能使我們的社會更和諧，同胞更幸福。」

以上這些是「醫生的話」這本書主要談及的內容，以及作者編寫作這本書動機的自我剖白，全書分為六個篇章，依次為「第一篇、學醫者的自我要求」「第二篇、悲歡離合生老病死的洗禮」「第三篇、與病患民衆談醫藥觀念」「第四篇、醫界問題剖析與醫療改革」「第五篇、從醫療層面看社會問題」「第六篇、偏遠地區醫療和社會福利制度探討。」

循序漸進地道出了一個學醫者從瞭解自我，奉獻自我到超越自我的成長過程，所論及之知識涵蓋了心理學、社會學、政治學、法學，精神醫學。綜觀全書作者有時娓娓道來，兼論兼勸；有時又理直氣壯，直陳無隱，而更多的時候，作者盡責地搜集了許多資料，深入偏遠的地區去實地

訪問，作成無數寶貴的建議。從這些深刻而犀利的內容，不由得我們不佩服作者的學識淵博，見解獨到。

客觀地說起來「醫生的話」並不是一本易讀的書，之所以說不是「易讀」，倒不是說它的文字艱澀，內容隱晦，相反地它的文字相當平易近人，內容也都切中時弊和我們生活習習相關，然而或許和作者本人耿直的個性有關，他把一些我們平日裏不願去想或不忍去想的問題，毫無忌諱地剖析開來，像外科醫生用解剖刀一般，一刀一刀地劃開那些生病的組織，血淋淋地捧到我們眼前來，讓我們無可逃避地看個清楚，想個清楚。所以看這本書不會使我們快樂，它只帶給我們無限的痛苦和沉思。

「醫生的話」不是一些歌功頌德令人愉快的話，他是一名誠實的醫師為我們生病的社會開出的一服苦藥。它常有一些出人意表的詞句，迎著我們的內心直逼過來，令人觸目驚心，猛生覺悟之意。

譬如，他談到一般久為社會所詬病的「醫德」的問題時他這樣寫到：

是的！今日的醫師中也充滿了一些墮落者，他們喪失了良心與道德，成為醫界的害羣之馬，因此使得醫師被批評為「醫德敗壞」。然而由「醫德敗壞」四個字不禁使我想起了「政治道德」呢？「司法良心」呢？「師道尊嚴」呢？「文化道德」呢？「學術良心」呢？「知識責任」呢？「商業道德」呢？……所有的這些不重要嗎？不值得我們每個人好好檢討嗎？由醫德的墮落不能看出我們的社會是墮落了嗎？（頁八〇）

由於陳君是一名精神科的醫生，經常要面對那些為社會遺忘的精神病患者，處在那種被我們稱之為「失去了秩序的杜鵑窩裏」，他所接受的是獨特的經驗感受，雖然也就形成了他獨特的經驗思考，譬如在「誰不是瘋子」這篇文章中他說：

活著，爲的是什麼？難道不是爲了被了解？被接受？被愛嗎？生存著，爲的是什麼？難道不是爲了去了解？去接受？去愛嗎？但是，對瘋狂的精神病患者來說呢？活著不爲什麼？生存著不爲什麼？却只是永無止境的呼喚：「醫生！我沒有病！」「醫生！我要回去！」

精神病是什麼呢？是人們常用來罵人的「神經病」嗎？是一般人所謂的「瘋子」嗎？或只是多數的所謂「正常人」用來稱呼一些少數與他們不相似的所謂「不正常人」的名詞呢？

每當我面對著精神病患者，聽他們突然冒出了人們有時壓抑著不敢說出來的話，看他們偶而作出了人們日常克制著不敢作出來的事，有時甚至是他們光明磊落，人們偷偷摸摸，他們原始赤裸，人們虛偽矯飾，而他們却在扮演著瘋子的角色，反之，一般比他們瘋的人却扮演著「正常人」的角色，而最慘的是，我却要扮演著精神病醫師的角色，我不禁要瘋狂的大聲哭泣：「誰不是瘋子？」「誰不是瘋子？」

這是何等深入的語言！看著這些智慧的剖白，難道不能使我醒悟到一些什麼嗎？

任何一個社會在急速的變遷中，難免地會產生一些偏差，而這種偏差也唯有如陳君具有謙卑的心與智慧的眼光者，能懇切地預先爲我們發出警示的信號。所以「醫生的話」並不只是一些牢騷話，它毋寧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爲我們社會提出的警示，警示的目的在於使我們瞭解，瞭解的目在於尋求事前的預防與控制。

想到陳君從學生時代便熱心於從事山地服務，以至於今日仍不時地奔走於各偏僻地區，尋訪那些爲我們社會遺棄的一些苦難者，我不禁覺得他真是一位深懷悲憫之心，謙卑而誠實的醫者。